

吞蝗虫祭蝗神

古人治蝗花样百出

近期,一场大范围蝗虫灾害席卷了从西非到东非、从西亚至南亚等大部分地区。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,此次蝗灾对农作物的破坏力是东非地区25年之最,是肯尼亚70年之最。蝗虫成灾到底有多可怕?1平方米的范围内,蝗虫密度能达到数千只、上万只,密集的蝗虫遮天蔽日,顷刻间就会让庄稼尽毁、颗粒无收。而蝗灾也一直是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灾难之一,先民们也一直在与虫灾作不懈的斗争。

中国古代大规模蝗灾有804次

蝗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迁徙害虫又是资深的“吃货”,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简直就是它们的天然食堂。据《中国飞蝗生物学》一书统计,中国古代大规模蝗灾有804次,平均每3年发作一次,可见蝗灾之猖獗。

更可怕的是,蝗灾往往是祸不单行。蝗虫天性喜旱,因此总是旱灾、蝗灾并发,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,顷刻间就“食苗尽”“田无遗穗”“禾麦尽空”。这一折腾,至少两三年都没收成,靠天吃饭的农民只能成为流民,背井离乡逃荒,甚至揭竿而起。陈胜吴广起义、黄巢起义、李自成起义、白莲教起义等,背后都能看到蝗灾的影子。

唐太宗曾生吞蝗虫

蝗灾多让古代统治者头疼。为了调动全民战蝗的积极性,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还生吞过蝗虫。

唐贞观二年(628年),唐朝国都长安一带发生了大旱。不久,蝗灾开始闹起来。一天,唐太宗走进农田了解受灾情况。见到满地蝗虫正肆无忌惮地吃着庄稼,唐太宗很心疼,便弯下身子捉了几只蝗虫放在自己手里。

唐太宗对着手心的蝗虫愤愤说道:“粮食是百姓的根本,你吃了粮食,百姓就会挨饿。百姓如果有什么罪过,是我这个一国之君没有做好,应该由我来承担。如果你能显灵的话,就吃我的心吧,把粮食还给百姓!”说罢,他就要吞下蝗虫。群臣急忙阻拦,怕皇上吃了生病。李世民说:“我愿意承担百姓的所有灾难,小小的疾病怕什么?”没等群臣再开口,他就将蝗虫生吞了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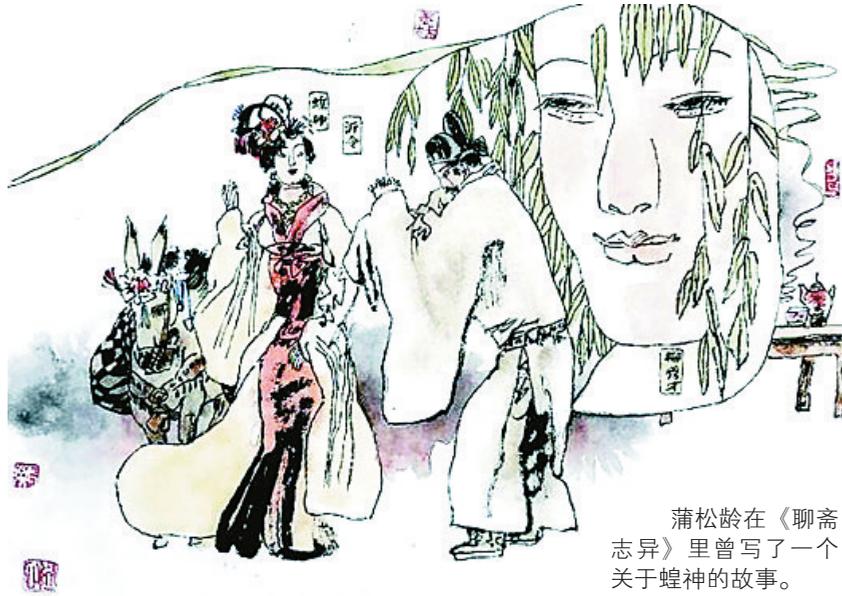
唐太宗生吞蝗虫这事实实在“重口味”,但他给官吏们表了决心、做了榜样。经过官员努力,此次蝗灾终于得到了控制,“蝗不复成灾”。

不过,唐太宗吞蝗还有个“小心思”。从西汉董仲舒之后,天人感应的观念便被深刻印在每个帝王的脑子里。当时,人们认为水灾、旱灾、蝗灾、地震甚至日食等都是上天在警示世人。而天降异象,作为“天之子”的皇帝自然是第一责任人,所以唐太宗得摆出承认错误的姿态。

黄淮一带的蝗神信仰

这种对蝗灾的敬畏从帝王延续到了民间。于是,黄淮一带就出现了让现代人很难理解的蝗神信仰。

京剧里有一出戏叫《八蜡庙》,八


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里曾写了一个关于蝗神的故事。

蜡庙正是古代民间祭祀蝗神的庙宇。八蜡的祭祀非常悠久,可追溯到周代。按照周礼,每到农历十二月农事完毕之后要祭祖敬神,这个活动周代叫“蜡”,秦代叫“腊”,“腊月”之名正是由此而来。

八蜡是负责农业工作的八种神,它们分工各有不同:有的守护农田,有的守护田间庐舍道路,有的守护吃野兽野禽的动物,有的守护堤防水渠。

农桑是古代的国之根本,因此祈求农事顺利的八蜡之祭非常隆重。直到汉唐时期,全国仍在流行八蜡之祭。后来明朝进行礼制变革,八蜡之祭退出了官方的名录,渐渐落寞。

但百姓早已养成习惯,每到秋成之后、农闲之时,仍会到八蜡庙祭祀。官府倒是没有制止,只不过八蜡庙的“业务范围”从此大大收缩,成为专业祭祀蝗虫或驱蝗神的民间庙宇。

驱赶蝗虫的将军

受气候变化影响,唐代之后,北方越来越旱,蝗灾频发,明清时期甚至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蝗灾,治蝗成了大事。清雍正初年,“虫王”刘猛将军迎来了春天,作为唯一的驱蝗正神被载入国家的祭祀仪式,得到国家承认。

刘猛将军是个神奇的存在,他并不是一个叫刘猛的将军,而是由一群刘姓的猛将军演化而来。

南宋景定六年(1265年),蝗灾从北方蔓延至江淮地区。江淮民众将南宋初年在当地抗金的名将刘锜奉为神仙,祈求刘将军显灵,驱逐由“敌境”南侵的蝗虫。此举将宋金战争中的民族意识与驱除蝗灾结合起来,培养出了第一代刘猛将军。在他之后,刘宰、刘锐、刘裕等名将也摇身一变,成为驱赶蝗虫的刘猛将军。

不过,真正得到官方认可的刘猛将军是刘承忠。金朝与清朝都是女真族建立的,因此清朝入关后,再由抗金名将担任刘猛将军就不太合适了。清朝官方便把刘猛将军的“真身”,从抗金的刘锜改成了忠于元朝的刘承忠。

刘承忠是元末的江淮指挥使,曾赴江淮剿除群盗,大获全胜。当时江淮一带久旱不雨,田地干裂;蝗虫像一团黑云,霎时罩住一片庄稼,大肆侵食稻麦薯豆,使庄稼颗粒无收。刘承忠带领军民日夜奋战田间,扑灭了这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虫灾。随后他又指导百姓恢复生产,使江淮百姓安

居乐业。元朝灭亡后,刘承忠投河而死,以身殉国。

这样一个忠义无双又有战蝗事迹的人物,在清廷眼中堪称完美。因此,清雍正二年(1724年),雍正下令江西等省建立刘猛将军庙,神主就是刘承忠。到了乾隆年间增修《大清会典》时,刘猛将军成为驱蝗正神,祀礼规格与护国神、关圣大帝相同。从此,清朝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均建立了刘猛将军庙,香火鼎盛。

实际上,蝗虫至今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潜在威胁。据农业农村部资料显示,虽然近30年来中国未出现大规模蝗虫起飞危害,但蝗虫常年发生面积仍有2.8亿亩次,覆盖20个省(区、市)。

中国治蝗的目标是“飞蝗不飞成灾、土蝗不扩散危害、入境蝗虫不二次起飞”,最近这场震动世界的亚非蝗灾告诉我们,尽管有了科学的技术手段,“以蝗为神,神不可犯,犯之害将益重”早已成为过去,但对蝗灾仍不能有丝毫松懈之心。

据《齐鲁晚报》

相关链接

鸡鸭大军只能吃掉蝗虫幼虫

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些治蝗秘方,一些手段民国时期都用过,包括出动鸭子抗击蝗虫,北洋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积极推广。

比如说,1920年秋,天津东部各乡闹蝗灾,当地乡民赶紧养鸭,有的中小地主甚至养至几千只,为的就是让鸭子捕食蝗虫,以免第二代蝗虫大量繁殖,引发新一轮蝗灾。

集体出击的成年蝗虫是有毒的,鸭子绝对不会吃,但蝗虫幼虫却能成为家禽的美食,不仅鸭子爱吃,鸡也爱吃。

如今短视频平台上的那些用鸡鸭大军出击蝗虫的镜头,实际上只有可能出现在成年蝗虫过境以后、幼年蝗虫长成以前。也就是说,第一轮蝗灾已经暴发过了,该损失的都已经损失了,人们痛定思痛、亡羊补牢,放出鸡鸭捕食蝗虫。蝗虫不会飞,跑不远,相对容易对付。如果是遮天蔽日的飞蝗,鸡鸭是不敢吃的,也根本来不及吃。

晚综

延伸阅读

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成功治蝗

20世纪40年代中原大蝗灾期间,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应该是治蝗最积极也最有效的政权,从1944年到1946年,边区政权用两年多时间成功控制住了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的蝗灾。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?

首先是发挥了强大的动员能力。边区有剿蝗总指挥部,各行政公署有剿蝗分部,各县、各区、各乡、各村都成立了剿蝗队。县与县之间,区与区之间,乡与乡之间,村与村之间,也有联合剿蝗组织,杜绝以邻为壑。村民本来一盘散沙,在边区政府领导下,都成了半军事化的组织,一个大村组成一个中队,一个小村组成一个小队,相邻的村合成一个大队,每个剿蝗队都有明确分工。太行军分区还派出八路军129师与村民并肩作战,义务灭蝗。到了捕杀蝗虫的季节,在县城上班的行政干部纷纷下乡,中小学的师生也暂时停课,拿着小铲子和小扫把,下地翻找蝗虫。

其次是摸索出了比较科学的灭蝗方法,包括烟熏、火烧、挖沟、填埋、灯光引诱,甚至还动用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生化武器。为了避免被蝗虫的分泌物熏晕,为了避免感染疾病,青壮劳力都用湿毛巾堵住口鼻,老弱妇女负责用大锅烧水,为毛巾消毒。每个剿蝗大队还配备一名军医,有人呕吐或晕倒,马上送到帐篷里救治。

再次,边区政府开展宣传,破除迷信,拆除虫王庙,对积极灭蝗的妇女予以重奖,对捕捉不力和漏报灾情的干部予以重罚。从成人到小孩,都可以凭借捕杀的蝗虫和蝗蛹换取奖励,比如一斤蝗虫可以换一斤小米,一斤蝗蛹可以换两斤小麦。

现在我们回看这段历史,应该可以总结出也许并不新鲜的结论:在应对大规模灾害的时候,有一个科学、负责、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政权,实在是非常重要。

晚综

新闻1+1

这次蝗灾会危及中国吗

近日,沙漠蝗已从东非蔓延至印度和巴基斯坦。专家根据沙漠蝗虫的生活环境判断,此次肆虐全球多个国家的沙漠蝗灾影响我国的几率较小。

3月5日下午,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,介绍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情况。会上,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介绍,专家分析认为,沙漠蝗迁入我国的几率很小。

沙漠蝗主要分布在非洲和西南亚热带沙漠地区的河谷和绿洲,它喜高温耐干旱,迁移的适宜温度在40度。我国西南边境有昆仑山脉、喜马拉雅山脉天然屏障的阻隔,沙漠蝗很难越过高海拔的山脉迁入,寒冷地区一些高湿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也不适宜沙漠蝗的生存。即使沙漠蝗迁入,我国也有能力去应对。

晚综

